

18世纪韩中民间交流研究

——以洪大容和严诚为中心——

具教賢*

〈目 次〉

1. 前言
2. 《乾净衲笔谈》和《日下題襟集》的创作背景
3. 钱塘文士三人的遗物
 - 1) 琉璃厂的眼镜
 - 2) 朝鲜六使臣的画像
 - 3) 铁桥外事小像
 - 4) 潘庭筠的画扇
 - 5) 嚴誠、潘庭筠、陸飛的画作
4. 结语
- 参考文献
- 摘要 (ABSTRACT)

1. 前言

韩中两国的交流具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最早闻名的文人是新罗的崔致远 (857- ?)。2013年6月27日，韩中首脑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在欢迎词中引用了崔致远《泛海》首句“挂席浮沧

*** 这篇论文或著作是在2021年由大韩民国教育部和韩国研究财团资助下进行的研究 (NRF课题编号 : NRF-2021S1A5B5A16075868)。

* 具教賢 延世大學校 中國研究院 研究教授

海，长风万里通。”向朴槿惠总统致意。由此可见，韩中关系不仅是单纯的外交会晤，更是通过诗歌与文学维系的深厚精神与文化纽带。

自新罗以来，两国间的诗文交流虽持续不断，但主要以外交事务为目的的馆伴使与送伴使唱和诗为主。本格的韩中民间交流，则始于朝鲜后期北学派文人的燕行，首当其冲的是湛轩洪大容（1731-1783）。他随季父洪櫓（1722-1809）踏上燕行之路，偶然结识了浙江杭州出身的严诚（1732-1767）、潘庭筠（1742-？）和陆飞（1719-？），并与之建立了天涯知己般的友谊。尽管时间仅约一个月，但通过书信往来，跨越国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约两百五十年过去，虽鲜为人知，但当时交流的痕迹至今仍珍藏于我国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机构中。本文将以前述所确认的当时钱塘文士¹⁾所赠遗物为中心进行叙述。

2. 《乾净衲笔谈》和《日下題襟集》的创作背景

1) 《乾净衲笔谈》著作背景

洪大容（1731-1783）于1765年（英祖41年），35岁时，以季父洪櫓（1722-1809）的子弟军官身份随行燕行。当时朝鲜依据华夷之论，尊崇明朝为文明中心国，而将清朝视为蛮夷并予以排斥。他的同门前辈金鍾厚（1721-1780）也反映了这一时代氛围，劝阻他说：“以蹈腥秽之讐域者，岂非以目之局而思欲豁而大之耶。”²⁾

尽管受到劝阻，洪大容仍于乙酉年（1765年）11月2日离开首尔，12月27日抵达燕京。他期待已久与中国文人的会面，但现实却与期望不同。他吐露道“但入京以后，行止不得自由，且无引进，寻谒无处，每徘徊于街市屠肆之间。想望于悲歌慷慨之迹，而窃自伤其不幸而生之后也。”³⁾

然而，这种失望很快却促成了新的缘分。而促成这一缘分的媒介，正是眼镜。裨將李基成⁴⁾为了购买眼镜而经过琉璃厂，恰巧遇到了为应京师会试从浙江省杭州钱塘上京的严

1) 随后，本文将把严诚、潘庭筠、陆飞等人统称为“钱塘文士”。

2) 金鍾厚，《本庵集》卷三〈答洪德保〉

3) 《湛軒書》外集二卷〈杭傳尺牘·乾净衲笔谈〉二月五日

诚、潘庭筠和陆飞⁵⁾。洪大容对与他们的相遇感慨地记录道：

“乃事有凑合，其人斯在，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从此而虽一朝溘然，亦不可谓虚度此生也。”⁶⁾

洪大容与钱塘文士严诚、潘庭筠、陆飞，以及朝鲜六使臣一正使李煊、副使金善行、书状官洪穉，以及子弟军官洪大容和金在行一进行了诗文往来，建立了交谊。其中，洪大容尤与严诚结下了天涯海角。通过这一过程，当时的交游状况得以在我国传下珍贵的文献与艺术品。

洪大容于3月1日离开北京，5月2日抵达故乡寿村（今忠南天安），为了践行在燕行期间的约定，即“归后以此录出问答之语，以为生前睹思之资，且以示之儔流，传之后孙耳。”⁷⁾他整理了与钱塘文士的交往谈草。

“弟以四月十一日渡鴨水，以五月初二日歸鄉廬。以其十五日，諸公簡牘，俱粧完共四帖，題之曰古杭文獻。以六月十五日而筆談及遭逢始末，往復書札，并錄成共三本，題之曰乾淨衙會友錄。”⁸⁾

洪大容将他在北京与钱塘文士相会的记录命名为《古杭文献》，之后又加以补充，编纂成《乾淨衙会友录》⁹⁾。他还将这一事实告知了中国的钱塘文士。于是陆飞认为其名称不够雅致，¹⁰⁾建议改为《京华笔谈》。

4) 《鐵橋全集》卷四〈日下題襟集·李基成小像〉：“鐵橋曰，安義節制使李基聖，彼國皆稱之曰李令公，年五十五歲，古君子也。”

5) 随后在二月二十三日，洪大容又与陆飞见面。这是因为陆飞比严诚和潘庭筠晚到燕京，因此后来才加入他们。

6) 《湛軒書》外集二卷〈杭傳尺牘·乾淨衙笔谈〉二月五日

7) 《湛軒書》外集二卷〈杭傳尺牘·乾淨衙笔谈〉二月十七日

8) 《湛軒書》外集 一卷〈杭傳尺牘·與潘秋厓庭筠書〉

9) 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中记载道：“今撮会友录秘本。”

10) 洪大容所使用的书名‘乾淨衙’源于位于北京宣武区东北部的一个地名，东起前门街，西至煤市街。根据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记载，该地原称“乾井儿胡同”，意为“干井的小巷”，至清光绪年间（1875-1908）改称“甘井胡同”，意为“有甘泉的小巷”。

“从兰公处已得见致渠手札所云《古杭文献》及《会友录》，具见不忘故人，第文献则不堪当，飞意竟从老实。题曰《杭友尺牋》，乾净衙不雅，拟易之曰《京华笔谈》，何如？”¹¹⁾

洪大容最终仍坚持使用“乾净衙”作为书名，并不断进行补充和修订，于1772年定名为《乾净笔谈》¹²⁾。在洪大容去世之后，《乾净笔谈》又被进一步补充修订，刊行时题为《乾净衙笔谈》¹³⁾。此外，作为在乾净衙与钱塘文士交友的相关旁系文献，还有《乾净后编》《乾净附编》等¹⁴⁾。并且，2016年崇实大学韩国基督教博物馆刊行了湛轩所收到的中国文士亲笔书信合集《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

2) 《日下题襟集》的著作背景

严诚，字铁桥，又号力闇。¹⁵⁾又号“不二”。其名为“诚”，寓意一生以“真诚”为本；其别号“不二”，亦取此意。¹⁶⁾其详细住址在杭州东城太平门菜市桥附近，其生年为壬子年（1732年）。¹⁷⁾

《日下题襟集》是清代严诚（1732-1767）的文集。“日下”是燕京的古称，¹⁸⁾“题襟集”意为“吐露胸襟之文集”。此书正是严诚于丙戌年（1766）在燕京与洪大容一行相遇后，双方互相传递笔谈的记录，后收入其《铁桥文集》卷四、卷五的附录之中。

严诚在燕京与洪大容结下了天涯知己之情，然而此后科举失利，返乡后罹患疟疾而去世。通过当时对其病逝的生动记载，可以窥见二人之间友情之深厚与笃挚。

11) 《湛轩书》外集一卷〈杭传尺牋·与潘秋庵庭筠书〉

12) 目前在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中，《乾净笔谈》卷一已佚失，仅存卷二并被收藏。

13) 《乾净衙笔谈》于1939年由洪大容的五代孙洪荣善编纂出版。

14) 《乾净附编》和《乾净后篇》收藏于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

15) 《铁桥全集》卷三，严果〈仲弟铁桥行略〉

16) 《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十二日

17) 洪大容《乙丙燕行录》二月三日有载。

18) 该称谓最早见于《晋书》，因颍川距离晋朝都城洛阳极近，故称日下。其后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望长安於日下，指吴会於云间。”，正是运用此典故。从此“日下”便成为都城的代名词。作为北京的代称时，有清人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以及乾隆年间编纂的《日下旧闻考》等。

“乙酉年领乡荐，丙戌年试礼部不第。次年，应南闽学使之聘。因远行非其本意，念及双亲不得奉养，不欲久居，终于积病而亡。归未几卒于家。”¹⁹⁾

丙戌年赴礼闈落第，是岁果馆督闽学使王公署中，公闻弟名，欲令其子师事之，遂因果归省，遣僮致书币，弟初以亲老体孱，行有难色。²⁰⁾ 然而赴南闽（今福建省）不久，便染上疟疾，病势沉重，不得已归乡，不久便与世长辞。弟铁桥生于雍正十年壬子四月十一日，卒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享年三十六。²¹⁾ 当时铁桥严诚临终前的情景，由同乡友人朱文藻（1735-1806）²²⁾如此记载

“招余坐床第，被中出洪书，令读之。视眼角，泪漣漣下。又取墨嗅之，爱其古香，笑而藏之。时已舌僵口斜，手颤气逆，不能支矣。悲夫。！”²³⁾

铁桥严诚因病去世之时，洪大容“诚之在闽病笃，犹出德保所赠乡墨嗅香，置胸间，而遂以墨殉于柩中。将他所赠的墨放在怀中嗅其香气，并将此墨随柩而殉。”²⁴⁾

据说，他希望两人的友情能够永远延续。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的情谊何等深厚而真挚。严诚之子严昂因父亲早逝而悲痛，遂请托朱文藻编纂其父的遗稿集。

“今犹子奏唐收舍遗稿，乞余编次，余感铁桥弥留卷卷之意，因先取其所存诸人墨迹编录一册，凡铁桥所与赠答诗文悉附人，故本集不载。…乾隆丁亥十二月立春前三日，朱文藻述。己丑之冬，洪君湛轩寄来铁桥遗唾一册，校旧稿，阙者悉补入，有不同者详注于下。庚寅十二月立春日，文藻又记。”²⁵⁾

19) 《铁桥全集》卷三 外集 吴纶《严先生小传》

20) 《铁桥全集》卷三 外集 嚴果《仲弟鐵橋行略》：丙戌赴禮闈報罷，是歲果館督閩學使王公署中 公聞弟名，欲令子師事之，遂因果歸省，遣僮致書幣，弟初以親老體孱，行有難色。”

21) 《鐵橋全集》卷三 外集 嚴果《仲弟鐵橋行略》：“弟生于雍正十年壬子四月十一日，卒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年三十有六。”

22)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溍，号朗斋，仁和（今浙江省杭州）人。自幼酷爱读书，博览诸子百家之书。学识渊博，通晓六书与史学，且诗文皆佳。清乾隆年间，经大学士王杰推荐，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与严诚同乡为友，曾编辑《铁桥全集》并赠送给洪大容。

23) 《鐵橋全集》卷四《日下題襟集序》

24) 《湛轩书》外集附录《洪德保墓志铭》

25) 铁桥全集》卷四《日下题襟集序》

可以看出，朱文藻曾两次编纂严诚的文集。最初的编纂是在丁亥年（1767），他节录了严诚的文集，并将其命名为《日下题襟合集》。此后，罗以智（1788-1860）再次节录此文集，并留下了如下记录：

“予于振綺堂汪氏見朱先生小抄，是集假錄副本，缺字不敢矯，疑字不敢改。……泚筆而附識之，道光庚戌秋七月朔羅以智跋”。²⁶⁾

罗以智在钱塘汪氏（汪端，1793-1839）的书斋振绮堂见到了朱文藻的抄录本，并于道光三十年（1850）八月初八再次节录了此文集。他明确表示，对于原本中的缺漏或可疑字句，均不敢擅自改动。该文集附有严诚所绘《朝鲜六使臣》肖像六幅，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²⁷⁾

朱文藻曾两次编纂严诚的文集。初编本在丁亥年（1767），由朱文藻摘录严诚的文集，题为《日下题襟合集》。其后，罗以智（1788-1860）于道光庚戌年（1850）七月初一，在钱塘汪氏振绮堂见到朱文藻的手抄本，并再次加以摘录。²⁸⁾目前，此文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域外汉籍珍本文库”。²⁹⁾

朱文藻最初曾编纂《日下题襟合集》初编本，然其中因草书等因素致使难以辨识之处，多以缺字处理。英祖四十四年（1768）七月，洪大容致书于严诚之兄严果，以表哀悼之意，并随书奉上一册所整理摘录之有关严诚资料之书。是书误字颇多，因时日仓促未能详加校勘，洪氏于信中亦言请予谅解。其书题曰《铁桥遗唾》。

次年己丑（1769）冬，朱文藻从洪大容处得到《铁桥遗唾》。庚寅年（1770）十二月，朱文藻依据此书补充了《日下题襟合集》初编本中遗漏的句子，并在字句有差异的地方加上注释，整理成《日下题襟集》，后收入《铁桥全集》附录。

严诚之兄严果亦于相关文献中流露，将此全集转致洪大容过程之艰难。

26)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朝鮮版漢籍善本萃編》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第10冊 619頁

27) 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10册，第619页。）

28) 罗以智《日下题襟合集跋》云：“予于振綺堂汪氏見朱先生小抄，是集假錄副本，缺字不敢改。……泚筆而附識之，道光庚戌秋七月朔羅以智跋。”（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日下题襟合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8-619页）

29) 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10册，第619页。）

“往岁辛卯果赴北關，曾携铁桥遗集，并附答书，置行笥中，终以无便觅寄，仍秘归装四年于兹，无路申达，此心耿耿寤寐为劳。今春忽有都门寓客归杭，赐到三河孙蓉洲先生书，中有足下去冬所寄手书一函。…今奉上《铁桥诗文》并《日下题襟集》。…乾隆甲午夏至后十日愚兄袁子严果泣血稽颡。”³⁰⁾

正祖二年（1778年），我（李德懋，1741-1793）在前往北京的途中经过通州时，收到了来自三河居住的洪大容的友人孙蓉洲的通知，说他保管着《铁桥遗集》和肖像画，让我去取。³¹⁾洪大容向严诚的哥哥严果请求《铁桥文集》已经过去九年，终于得以拿到这本书和肖像画。³²⁾

然而，目前朱文藻所摘录并送交洪大容的《铁桥全集》原本已不存。曾一度传言世上仅存《铁桥全集》三部，但后续在我国各地发现若干刊写者未详的手抄本。目前，《铁桥全集》收藏情况如下：檀国大学退溪中央图书馆所藏本，³³⁾ 國史編纂委員會所藏《鐵橋全集》，³⁴⁾ 首爾大學校中央圖書館亦藏有《鐵橋全集》³⁵⁾。

3. 钱塘门士三人的遗物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钱塘文士三人与朝鲜六使臣交往过程中所赠送的眼镜、印章、肖像画、绘画等物品，进而确认这些遗物的现存收藏情况，从而更具体地再现当时交往的生动场景。

30) 严九峯《湛轩先生手后》（《燕杭诗牋》首尔大奎章阁所藏本 33-34页）

31) 《青莊館全書》卷67〈入燕記〉下 十七日：“昨夜，余逢蓉洲於通州。蓉洲以爲洪公前托余得湖州士人嚴鐵橋誠遺集及小照。我已得之，寄置於三河塩店吳姓人。君過三河，可以索之，歸傳洪公。”

32) 《湛軒書》外集 附錄〈洪德保墓誌銘〉：“子昂名書稱伯父，寄其父鐵橋遺集，轉傳九年始至。集中有誠手畫德保小影。”

33) 檀國大學校 退溪中央圖書館所藏《鐵橋全集》，僅存五冊中的第一、第二、第四冊，為筆寫本，刊寫者未詳。仅存五冊中的第一、二、四冊，为笔写本，刊写者不详。

34) 国史编纂委员会所藏本为朝鲜史编修会手抄之本，刊写者不详。此手抄本原存于1770年其后孙洪思惠家中，现存五卷五册，尺寸为27×19.5厘米，可通过国史编纂委员会电子图书馆阅览。

35) 此本為昭和10年（1935）3月謄寫洪氏（洪思惠）所藏抄本之副本，共五冊，尺寸為26.7×18.5公分，現已可於線上利用。

1) 琉璃厂眼镜



1765년 홍대용과 함께 평壤을
간 이기성(李基成)이 琉璃廠에서
안경을 구매하고자 했는데,
이때 안경을 쓰고 지나가던
왕자와 문인 嚴誠과 潘庭筠을
만나 인연을 맺게 되었다.

长度 14.9 厘米／材质 骨角贝甲
〈画1〉 首尔历史博物馆 009340

首尔历史博物馆所藏这副眼镜的说明中附有如下内容：“1765年，洪大容随行朝鲜使团时，裨将李基成欲在琉璃厂购得眼镜，恰在此时遇见佩戴眼镜经过的清代文人严诚与潘庭筠，由此结下缘分。”

裨将李基成³⁶⁾为购此眼镜曾至琉璃厂，正值三月会试，为赴浙江杭州钱塘上京的严诚与潘庭筠，由此促成了二人的相遇。严诚对当时的情形有如下记载。

“乾隆三十一年，岁在丙戌，正月二十六日，李公初与余遇于京师琉璃厂书肆。方买昌黎全集，见余眼镜，爱之不忍释手，索纸作书，欲以多金相易，余遂脱手赠之，不受其金而归。已置之矣，忽于二月初一日蚤，遣使到寓。…”³⁷⁾

洪大容对于此类会面亦有类似记录，但严诚的记载则更加具体。例如，在书店刚购得《昌黎全集》出来的情景，或严诚本人佩戴眼镜的样子等细节。³⁸⁾

然而，严诚将琉璃厂与李公的初次会面记为1月26日，并叙述其于二月一日再次前往自己寓

36) 《铁桥全集》卷四〈日下题襟集、李基成小像〉：“铁桥曰，安义节制使李基圣，彼国皆称之曰李令公，年五十五岁，古君子也。”

37) 《铁桥全集》卷四〈日下题襟集〉

38) 《湛轩书》外集二卷〈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一日中均有详尽记述：“二月一日，裨将李基成为买远视镜，往琉璃厂遇二人。容貌端丽，有文人氣而皆戴眼镜，盖亦病于近视者。乃请曰，我有亲识求眼镜，而市上难得真品，足下所戴甚合病眼，幸卖与我，足下则或有副件，虽求之亦当不难矣。”

所拜访。此行程与洪大容的记载略有差异。洪大容记载：“李基成于二月一日在琉璃厂遇到严诚一行，2月2日赠送扇、墨、丸剂等物，严诚一行以羽扇、笔墨、茶、烟等回赠。”³⁹⁾随后，2月3日，李基成、洪大容、金在行⁴⁰⁾亦前往严诚所居乾淨衙的客栈天陞店。⁴¹⁾

由此可见，严诚记1月26日为琉璃厂的会面日期，而洪大容则记为2月1日，两者相差约五日。关于这一行程，以洪大容的记载更为可靠。因为他显然有意将与志同道合文人的会面传于后世。相比之下，《日下题襟集》的编纂并非由严成本人进行，而是由朋友朱文藻根据从严成处听来的当时情况整理而成，因此行程的具体细节可能存在记忆上的误差。

2) 朝鲜六使臣画像

朝鲜史编修会于昭和12年（1937）9月收录了洪大容后裔洪思惠家族传下来的《朝鲜六使臣画像》肖像。⁴²⁾解放以后，由国史编纂委员会采用制作成了照片玻璃底片。其中第四幅洪大容的画像附有“朱文藻所绘原本”的解说。⁴³⁾

目前国史编纂委员会收藏有6幅肖像。

39) 《湛轩书》外集二卷〈杭传尺牋·乾淨衙笔谈〉二月一日：“明日，基成果寻至其居，并以扇墨丸剂与之，皆辞谢然后受之，礼制甚恭。而复以羽扇笔墨茶烟等物报之。”

40) 《铁桥全集》卷四《日下题襟集 金秀才小像》记载：“金秀才在行，字平仲，号养虚，年四十五岁，清阴先生侄曾孙也，金宰相之弟。本秀才而作戎装者，因愿见中华风物，故随便来而改服耳。每自谑曰‘武夫武夫’云，豪迈倜傥之士。工诗善草书，不修边幅，举止疏放可喜。”

41) 《湛轩书》外集二卷〈杭传尺牋·乾淨衙笔谈〉二月一日：“乃约明日同往，而金在行平仲闻之，亦乐与之偕焉。”

42) 见朝鲜史编修会 朝鲜总督府《朝鲜史料真集》下卷第17页

43) 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鲜六使臣画像》的馆藏编号为 SJ0000014853 ~ SJ0000014863。



〈画2〉 ① 裨將 李基成



〈画3〉 ② 正使 李煊

① 裨將李基成的肖像画完成后，左侧严诚对其有如下记述。

“朝鮮六公小像，皆鐵橋自京歸里日所畫。丁亥歲暮手摹一過，今又從丁亥本重摹，神氣失矣，庚寅子月，朱文藻并記。”⁴⁴⁾

44) 《鐵橋全集》卷四 《日下題襟集》〈李基成小像〉



〈画4〉 ③ 副使 金善行



〈画5〉 ④ 湛軒 洪大容



〈画6〉⑤ 平仲 金在行

〈画7〉⑥ 書狀官 洪億

照片尺寸；10.9×15.7cm.

國史編纂委員會 所藏

朝鲜六使臣的肖像画，是朱文藻根据严诚的原作于丁亥年（1767年）所绘，而在看到丁亥年的肖像后，又于庚寅年（1770年）重新绘制，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生气。此肖像画亦与《铁桥遗集》一同，历时整整九年才传至洪大容。⁴⁵⁾

洪大容在燕京与严诚交往期间，曾早已对“朝鲜六使臣的肖像画”作出如下提及。

“歸路聞僕人言，嘗往乾淨洞，其僕人輩出示一帖，帖中畫吾輩像皆酷肖。乍見可知其為誰某，渠問其故則僕人輩答云，兩老爺作此，為歸後賭思之資云。”⁴⁶⁾

根据洪大容的记载，朝鲜六使臣的肖像画至少在2月29日之前，整体构图已大致完成，回国

45) 《湛轩书》附录朴趾源〈洪德保墓志铭〉记载：“书称伯父，寄其父铁桥遗集，转传九年始至。集中有诚手画德保小影。”

46) 《湛轩书》外集卷三〈杭傳尺牘·乾淨衙笔谈〉續 二月 二九日

后才完成正式的肖像绘制，并寄送给洪大容。

3) 鐵橋外事小像



尺寸; 22.3 x 28.5cm

〈画8〉 果川 秋史博物館 所藏

铁桥严诚的肖像画目前收藏于果川秋史博物馆，画家为萝龕（本名奚冈，1746-1803年），木板画的封背上有严果所题跋文。画的左侧题有如下文字：

“庚寅九月二十有一日夜，蘿龕燈下摹于翠玲瓏館⁴⁷⁾。”

此肖像画系严诚去世时年仅三十六岁，由其兄严果托萝龕所绘。关于此肖像画传至洪大容的过程，可从其致湛轩的信中得知，这幅肖像传到洪大容手中的过程并不容易。

47) 翠玲瓏館位于苏州沧浪亭园林内。

“往歲辛卯果赴北關，…外有《鍊橋遺照冊葉》一本，亦附上其朱郎齋戊子奉書一函，并果 庚寅前書，雖已纂入《題襟集》中，原書今亦附上，希一併收覽。… 乾隆甲午夏至後十日愚兄哀子嚴果泣血稽顙。”⁴⁸⁾

洪大容当时收到的物品包括：《铁桥全集》一部、《铁桥遗照册葉》、朱文藻于戊子年（1768年）所写信函一通，以及严果于庚寅年（1770年）所写信件原件。此肖像画原本收藏于洪大容家族，但曾一度遗失，幸而现今收藏于果川秋史博物馆。嚴誠的肖像也於1778年（正祖二年）由前往燕京的李德懋轉交給洪大容。

洪大容在乾净衙与严诚初次相见时，对其第一印象记载道：“严诚身体瘦削，面部骨骼分明，儒雅之中带有豪爽之气，稍一相见便知非拘于时俗之人。⁴⁹⁾ 当时其牙齿稀疏⁵⁰⁾此外，其头发稀疏而光亮⁵¹⁾ 对照现存肖像画与洪大容的记录，可见肖像画对严诚的描绘极为写实。

48) 严九峰《湛轩先生手后》（《燕杭诗牋》，首尔大奎章阁所藏本，33-34页）参见注27)

49) 《乙丙燕行录》二月三日

50) 《湛轩书》外集二卷《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三日记载：“余曰严兄未老齿疏何也。”

51) 《湛轩书》外集二卷《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三日又记：“两人问‘僧梳’二字，余以汉语答曰：和尚头发，没有梳子哪使得。皆大笑，指其头曰‘我们亦光光的’。”

4) 潘庭筠画扇



潘庭筠 畫扇面 紙本墨書 | 35.0×65.0cm |
〈画9〉 水原歷史博物館 所藏

收藏于水原历史博物馆的这把扇子，推测为潘庭筠在随行朝鲜使团时，由副使金善行（1716-1768）所赠。潘庭筠在绘制古梅时，适当地运用了墨的浓淡，并将自己所作的诗以行书题于画上。末尾注明此画为金善行所请，并钤“庭筠之印”。扇面上题诗内容如下。

畧勾去瓣破清寥，便有空香冷過橋。
夢醒風亭思酒椀，女郎山北雪瀟瀟。
畫應述夫先生大教 庭筠

副使金善行于丙戌年（1766年）2月4日，仅在一次机会中，于朝鲜使团所下榻的客馆中，直接会见了全堂文士严诚与潘庭筠。此后直至2月29日，他仍通过家仆持续与二人交换诗文与礼物，维持交往。金善行在致秋庵潘庭筠的信中写道如下。

“頃呈小帖，蒙此分外奇惠山水木石，點點皆留吾人精神妙用。… 丙戌仲春，善行頓首。”⁵²⁾

由此记录可知，潘庭筠曾向副使金善行赠送过绘画等物品，这把扇子亦很可能是其随行朝鲜使团时所收到的礼物之一。

5) 严诚、潘庭筠、陆飞的绘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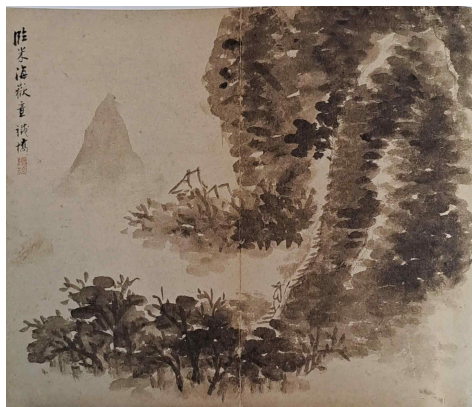
首尔澗松美术馆收藏有严诚的作品2件、潘庭筠的作品2件，以及陆飞的作品1件。这些作品很可能是在燕京交往期间收到的礼物。

(1) 严诚的绘画

洪大容在《建静洞笔谈》2月9日的记载中，对严诚有如下描述：

“東俗於書畫，不書年號月日，續此惠來者，并徇鄙俗如何。”⁵³⁾

上述文字描绘的是1766年2月9日，洪大容派遣差人到严诚所居的乾淨衙天陞店，请求他作画的情景。下面介绍的严诚的两幅画作未标注年、月、日，因此推测是当时应洪大容的请求而作。



① 嚴誠 雲山策仗
〈画10〉 紙本水墨 29.9×23.4cm



② 嚴誠 秋水釣人
〈画11〉 紙本水墨 27.2×21.6cm

52) 《鐵橋全集》卷四〈日下題襟集・與鐵橋秋庫〉

53) 《湛軒書》外集卷二〈杭傳尺牘・乾淨衙笔谈 二月九日

严诚的《云山策杖》描绘了“一位隐士戴着笠帽，沿着陡峭的阶梯前往茅屋”的场景。

画面的右侧，一棵巨大的树以浓墨表现，树干沿线的弯曲笔触和横向点画层层叠加，展现了森林的密度。左侧则隐约可见如同笼罩在烟雾中的山峰，山下布置着一间小茅屋。狭窄的山径上，一位拄杖的隐士正在攀登，这象征着“隐士融入自然”的意境。

画作左侧题有“臨米海嶽意”，意为“效仿海岳米芾的笔意”，下方盖有自号“鐵橋”的朱文方印。

由此可见，严诚继承了北宋米芾（1051-1107）的画风。他将笔横置，蘸满浓墨，通过点画表现山石与树木的形态。严诚不强调勾线，而是通过层叠点画凸显山体质感和林木密度，仅凭墨色浓淡与晕染形成块面感。这种技法非常适合梦幻般地描绘江南湿润的自然景观，如云雾缭绕、烟雨蒙蒙的山水。

洪大容早年在与严诚交往过程中，曾讨论过“米芾”。当时严诚说道：“潘庭筠所仰望者如米元章或赵松雪（赵孟頫，1254-1322）⁵⁴⁾，像这样的高人，我亦恐终身难以企及。如今听闻兄（洪大容）的见解，方知其差距实在数千劫之遥。⁵⁵⁾”

这表明严诚自认距离米芾的艺术境界尚远。更进一步，他指出，要精通米元章或赵松雪的水准，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⁵⁶⁾

② 严诚的《秋水钓人》如其题意，是一幅描绘“秋日江上垂钓之人”的作品，画面通过水墨与淡彩表现了深秋的萧索而宁静的意境。江水占据了画面的主要部分，宽广而延展；左下角、中央及右上角分布的岩石、山峦和树木，为空间增添了纵深感。光秃的柳枝清晰地显示出秋意已深，落叶随风散落，在江面上留下淡淡的倒影，营造出一种凄清的氛围。江边垂落的柳枝本身亦增强了秋天的静谧之感。

画面中心，一位戴斗笠的渔夫站在船上划桨，他垂下钓竿，静静地在水面上垂钓。在这萧索的景色中，垂钓的渔夫仿佛象征着画家脱离尘世、与自然合一的心境。山石的表现减少了轮廓线的使用，利用浓淡不同的墨色营造出柔和而含蓄的氛围。这种表现手法如同笼罩秋雾般，营造出梦幻般的效果，同时渲染了画作所传达的孤寂情绪。

画面右上方题有“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并署“鐵橋寫意”，盖白文方印。实际上，这

54) 元代官员及书画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被誉为元代第一人之书画家。

55) 《湛轩书》外集卷二〈杭传尺牘·乾淨衞笔谈〉二月十二日：“力闇曰，兰公只望如米赵二公之类，亦恐终身不到。今闻吾兄之论，真正差几千刹在。”

56) 《湛軒書》外集二卷〈杭傳尺牘·乾淨衞笔谈〉2月12日：“即卑論之如米趙之精于藝者，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

幅作品以晚唐咸通（860-873）年间活动的妓女诗人鱼玄机（844?-868?）的《赋得江边柳》为题材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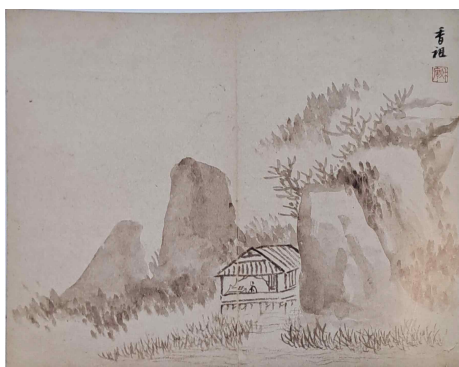
翠色連荒岸, 煙姿入遠樓。
影鋪秋水面, 花落釣人頭。
根老藏魚窟, 枝垂繫客舟。
蕭蕭風雨夜, 驚夢復添愁。

从严诚的《秋水钓人》画作中可以看出，其诗句取自上述诗的第三、四句承联，并以草书题写于画上。保存在濶松美术馆的严诚画作两幅均未在款识上注明年、月、日，因此无法确定接受此礼物的确切时间。但可以推测，这些作品很可能是在朝鲜六使臣于燕京交流期间所获得。

(2) 潘庭筠的画作

潘庭筠曾与严诚一同留宿于乾淨衙的天陞店，以应试会试，并与朝鲜六使臣建立了交往。他字兰公，别号秋庵，生于壬戌年（1742年），当时25岁。⁵⁷⁾ 记载显示，他身材小巧，面部圆润，眼睛如画般端正，非常秀美，同时才华出众，却显露出难以自我节制的性情。⁵⁸⁾

潘庭筠亦擅长绘画，其作品中有《高士读书》和《老松挂月》两幅画作被收藏。



① 潘庭筠 高士讀書
〈画12〉 紙本水墨 29.7×23.5cm



② 潘庭筠 老松掛月
〈画13〉 紙本水墨 29.7×23.5cm

57) 《湛軒書》外集二卷〈杭傳尺牘·乾淨衙筆談〉2月3日：“潘庭筠字蘭公號秋庵，年二十五。”

58) 《乙丙燕行錄》二月三日參見

① 潘庭筠的《高士读书》描绘了一位高士在深山中的楼亭内独自读书的场景。本作通过水墨的简练笔触与浓淡的微妙运用，体现了自然与人、以及隐逸生活理想的和谐。画面左右开阔，中间描绘了一处位于奇岩与树丛之间的小型书屋。屋内人物坐于书桌前阅读，反映了高士远离尘世的心境。画家以山峰和巨石环绕高士，形成封闭的空间感，这既暗示了与外界的隔绝，也象征了高士专注于学问与修养的内心世界。这类题材通常称为“书屋图”，是文人画中广泛使用的代表性题材。画面右上角书有“香祖”二字，并钤有方印“秋厓”。“香祖”与“秋厓”均为潘庭筠（1742-？）的号。

② 潘庭筠的《老松挂月》以水墨描绘了与月光相映的古松。这是一幅典型的文人画作品，采用浓淡适度的水墨简练地刻画了老松。画面右侧是一棵粗壮的古松主干，向左延伸出枝干，枝叶繁茂。老松象征着节操与坚韧的气质。若再辅以明月，则表现出清高隐逸的境界、自然中的宁静沉思，以及超脱世俗的自由感。文人喜爱描绘松与月，也正是因为他们将自身的心性投射于自然之中。画面左侧钤有“秋厓居士寫”的款识和“庭筠之印”的印章。

(3) 陸飛的画作

陆飞（1719-？）出生于浙江省仁和，字起潜，号筱饮。乾隆三十年（1765）乡试中以解元身份中举，在诗文和绘画方面均表现出卓越才华。丙戌年（1766）2月22日，陆飞抵达京师，与严诚、潘庭筠一行汇合，但未能与朝鲜使团正使李煊、副使金善行、书状官洪億等直接会面，仅通过书信进行交流。唯洪大容与金在行于次日2月23日得以与陆飞直接见面。洪大容对陆飞的第一印象记载为：“为人躯干短少，而肥面白皙，风仪伟然。”⁵⁹⁾当时陆飞年约48岁。

陆飞于3月1日，为即将离去的朝鲜六使臣在扇面上作画，并随之附上书信作为礼物。

“飞后。日昨从自南客，觅得金陵扇五握俱画就，并系以诗。草草涂抹，不计工拙，今并呈送，望分致之。”⁶⁰⁾

可以看出，陆飞在金陵扇五把扇子上作画，分别赠送给正使李煊、副使金善行、书状官洪億以及子弟军官金在行和洪大容。然而，当时收到的这些扇子目前在我国无法确认，仅在濶松美术馆有一幅画作被分为两部分收藏。

59) 《湛轩书》外集卷三 <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二十三日

60) 《湛轩书》外集卷三 <杭传尺牋·乾净衙笔谈>二月二十八日



陸飛 高士觀瀑(被分为两部分)
〈画15〉 絹本水墨 40.3×96.7cm

上述画作描绘的是杭州举人陆飞（1719-？）观赏瀑布的场景。画面左侧瀑布旁题有“丙戌春日 杭州陸飛画”，即“丙戌年（1766）春日，杭州的陆飞所作”，其下落款印有白文方印“陸飛起蠶”。

画面描绘的是一位高士手持拐杖，凝视从数十尺高的奇岩绝壁上奔泻而下的瀑布的场景。巨大的绝壁与瀑布占据了画面的中心，而人物被安置在画面下方一侧。瀑布通过纵向拉长的笔触生动地表现出来，岩石的质感则通过短促且层叠的笔法有力地展现。墨色浓淡的变化使岩石的深度与起伏、流水的流向呈现出立体感，凸显了水墨山水画特有的意趣。

此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景物描写，更表现了“高士观自然、沉思冥想”的意境。站在瀑布前的人物象征着文人远离尘世，面对自然之雄伟气势的情怀。这与文人画中常见的“自然中的沉思与反思”主题相呼应。在对这幅画的描述中，与之相似的记载还见于洪大容的《乾净衲笔谈》2月23日的条目中。

“力暗以诗稿五册，绢画五幅示我辈曰，陆兄诗稿，送三大人三本，二兄分领一本，其五幅绢画，亦如之。兰公展其画而示之，皆水墨乱草，笔画雄伟。兰公指二幅画曰，此瀑布此云气，盖益奇壮也。力暗曰，此皆昨夜灯下所画，至三更始毕。”⁶¹⁾

陆飞点亮烛火，至深夜仍在作画，所绘的瀑布极有可能就是《高士观瀑》。他比严诚和潘庭筠晚，于丙戌年二月二十二日才进京，因而在次日二月二十三日才得以与洪大容相见。然而，从他致洪大容的书信中可知，陆飞早已从严诚处听闻有关朝鲜六使臣的事情，对此十分了解。⁶²⁾

2月23日，洪大容前往陆飞所居的天升店，终于与他相会。在这次会面中，陆飞将前一天所绘之画赠予洪大容。洪大容接画后说道：“余看毕曰，谨当领归，若奉圭璧。”对此，陆飞谦逊地答道：“起潜曰，小道仅供游戏，何足为轻重。雕虫篆刻，丈夫不为，徒取笑耳。如海东，亦须此覆酱瓿则可矣。”“起潜曰，小道僅供遊戲，何足爲輕重。雕蟲篆刻，丈夫不爲，徒取笑耳。如海東，亦須此覆醬甌則可矣。”⁶³⁾

尤其是在陆飞的《高士观瀑》上，题有“丙戌春日 杭州陆飞画”的字样，由此可确认这是他在燕京与朝鲜使团交游时所赠送的作品。

61) 《湛轩书》外集三卷〈杭传尺牘·乾净衙笔谈〉续二月二十三日

62) 《湛轩书》外集三卷〈杭传尺牘·乾净衙笔谈〉续二月二十三日：“书曰：陆飞后，此行自恨来迟，不及一亲言论风采，生平第一缺陷事也。”

63) 《湛轩书》外集三卷〈杭传尺牘·乾净衙笔谈〉续二月二十三日

4. 结语

18世纪是东亚地区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时期。尤其是朝鲜的燕行使团与中国钱塘门士的相遇，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接触，更形成了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痕迹在《乾净衙笔谈》和《日下题襟集》中均有清晰体现，这两部著作被评价为展现18世纪中韩民间交流实况的重要史料。

本文以我国现存的当时交流遗物为中心，考察了18世纪中韩民间交流的具体样貌。首个案例是眼镜。1766年，在琉璃厂通过眼镜为媒介，促成了“钱塘门士三人”与“朝鲜六使臣”之间的交往，由此推动了诗文、绘画、印章、肖像画等多种艺术品的互赠与交流。特别是严诚与洪大容，更在这种交往中结下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谊。

在韩国，保存有大量见证18世纪燕京之会的遗物。首尔历史博物馆藏有眼镜，水原历史博物馆藏有潘庭筠的扇子，果川秋史博物馆藏有《铁桥外事小像》，国史编纂委员会藏有《朝鲜六使臣画像》，澗松美术馆则收藏了严诚、潘庭筠与陆飞的绘画。此外，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还保存着《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其中包含当时钱塘门士与洪大容往来书信的亲笔手迹。只是，由于本文研究范围有限，未能涵盖所有遗物，今后研究中将进一步补充介绍。

目前在中国方面，尚未发现当时互赠遗物的实物，令人遗憾。期待今后中国学者通过实地调查，能够确认朝鲜六使臣所赠礼品的存世情况。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朝鮮版漢籍善本萃 編《日下題襟合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4
- 清, 嚴誠 著, 朱文藻 編《鐵橋全集》檀國大學校 淵民文庫(筆寫本 1, 2, 4책)
- 清, 嚴誠 著, 朱文藻 編《鐵橋全集》首爾大學校 中央圖書館所藏本
- 清, 嚴誠 著, 朱文藻 編《鐵橋全集》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圖書館所藏本(筆寫本 5책)
- 清, 朱文藻 編 劉婧 校點 《日下題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 崇實大韓國基督教博物館 2016
- 洪大容, 李德懋 筆寫本《鐵橋話》天安博物館所藏本
- 洪大容家門編《燕杭詩牘》首爾大奎章閣 所藏本 1932
- 韓國綜合古典DB <http://db.itkc.or.kr/>
- 朴現圭〈日下題襟集編纂與板本〉韓國漢文學研究 2011
- 洪大容 《湛軒書》, 《韓國文集叢刊》 第248冊, 民族文化推進會. 2001,
- 洪大容 《乾淨筆談》, 燕行錄全集》 第43冊, 東國大學校出版. 2001,
- 洪大容 《乙丙燕行錄》國立中央圖書館 1997
- 李德懋 《靑莊館全書》韓國古典翻譯院 1980년
- 清, 陸飛 《筱飲齋稿》 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检索该书影印古籍
- 李德懋, 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編 《(國譯)靑莊館全書》奎出版社 1997
- 洪大容《乾淨筆談》, 韓國奎章閣藏《湛軒說叢》收錄抄本
- 洪大容《乾淨附編》,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抄本
- 洪大容《乾淨後編》,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抄本
- 《樂敦墨緣》,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收錄本
- 《古杭赤霞》,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收錄
- 《中朝學士書翰錄》, 高麗大學古籍部藏原帖
- 《乙丙燕行錄》, 韓國基督教博物館藏抄本
- 朴趾源《燕巖集》景仁文化史 影印 1978
- 《中朝學士書翰》, 韓國高麗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本
- 具教賢 〈日下題襟集內容分析〉 中國學論叢, 2021, 03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xtant relics of 18th-century folk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examining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such interactions. The first case concerns eyeglasses. In 1766, at Liulichang (琉璃厂), eyeglasses facilitated exchanges between the “Three Literati of Qiantang” (钱塘文士三人) and the “Six Korean Envoys” (朝鮮六使臣),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circulation of poems, paintings, seals, portraiture, and other artistic works. In particular, Yan Cheng (严诚) and Hong Dae-yong (洪大容) developed a profound friendship through these encounters.

In Korea, several institutions currently preserve valuable relics that testify to these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Beijing. The Seoul Museum of History houses a pair of eyeglasses; the Suwon Museum of History preserves a painted fan (Painted Fan by Pan Tingyun 潘庭筠画扇); the Chusa Museum in Gwacheon holds the Small Portrait of Foreign Envoys by Tieqiao (铁桥外事小像);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Korean History keeps portraits of the Six Korean Envoys (Portraits of the Six Korean Envoys(朝鮮六使臣画像)); and the Kansong Art Museum possesses paintings by Yan Cheng (严诚), Pan Tingyun (潘庭筠), and Lu Fei (陆飞). In addition, the Christian Museum of Soongsil University holds the Collection of Letters from Zhongshi to Hong Dae-yong (《中士寄洪大容手札帖》), which preserves autograph correspondence exchanged between the Qiantang literati and the Korean envoys.

주제어:《철교전집》,《철교화》,《일하제금집》,《일하제금합집》,《담헌서》,《향전척독》, 《건정동필담》, 엄성, 반정균, 육비, 홍대용, 철교외사소상, 반정균의 부채, 조선육사신화상, 간송미술관
《鐵橋全集》,《鐵橋話》,《日下題襟集》,《日下題襟合集》,《湛軒書》,《杭傳尺牘》,《乾淨衙筆談》, 嚴誠, 潘庭筠, 陸飛. , 洪大容, 鐵橋外事小像, 潘庭筠畫扇, 朝鮮六使臣畫像, 潤松美術館

《A collection of Tie Qiao》, 《Conversations of Tieqiao》,

《Collection of Rixiatijin》, 《Collected Works of Damheon》,

《Letters Transmitted from Hangzhou》,《Conversations in a Genjungdong》, Yan cheng, Pan ting-jun, Lu fei, Hong Dae-yong, Portrait of T'ieqiao

(鐵橋) in External Affairs, Fan Painted by Pan Tingjun(潘庭筠), Portraits of the Six
Envoys of Joseon, Gansong Art Museum.